



生命中的离别

李 晓

离别,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事。譬如我到医院探望病人,侧身回头看见一个裹着白布单的人被抬往太平间,据说那人昨天晚上还喝完了一小碗红薯粥,嚷着要出院去。有天在马路看到一摊殷红的血迹,是一个人遭遇车祸离开了人世,那人手里握的一个酱油瓶子居然还没破。小区大院的墙壁上新贴着一张讣告,上个月还在一起喝酒的老刘,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生命重如泰山,也薄如蝉翼。

这是生命中的离别,已成了永别。更多的离别,悄然发生在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生行程中。

那年九月的一天,我就要从村子里去一个乡上工作了,爷爷正在漏风漏雨的屋顶上,一片一片把青瓦重新翻盖。爷爷从楼梯上一步一步走下来,然后小跑,跑到我身前,递我一支没有过滤嘴的烟,用火柴帮我点燃:“孙子,吸两口!”爷爷望着我,似在鼓励,他堆积的眼袋,是日子垒起的沧桑。

父亲是个文化人,有一次他来乡上看我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也没回家去看一眼,你得安心工作,不要牵挂家里。”那一次,我听了父亲的话,我勤奋工作,一连两个月也没回家一次。

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乡上办公室里,接到了二叔从另一个乡里邮电所打来的电话:“你爷爷走了……”而今每年到了清明,我差不多都要抽出时间赶回老家爷爷的墓前坐上一会儿,想起爷爷最后对我说过的话。我答应过给他买一双布鞋的,再没机会完成了。

我的三奶奶,十年前我去看望过她一次。八十三岁的三奶奶,颤巍巍地把挂在黑鼎罐上的一个腊猪蹄取下来给我炖了,那是她一直为我留着的,都已经被虫蛀了。三奶奶炖的腊猪蹄,在柴火灶里咕嘟咕嘟响着,火光中,三奶奶佝偻的身子浮现在老墙上。临别前,我塞给她两百块钱。三奶奶有一些气喘,她双手撑在山路边那棵松树上,喘息着对我说:“孙子,你还要回来看看我,你不来看我,又有哪个来看我哟。”我朝三奶奶不住点头。那年腊月,我准备再去看她时,三奶奶已经在那棵松树后面的土里睡去了。

还有在我中年岁月里走散的人,那些离别的镜头,常在我眼前闪现。外省的诗人老刘,有次我坐火车从那城离开,他追着火车跑,递给我一本发表他诗歌的内刊,还有一包饼干。晚上我就吃着这袋饼干,穿过了两个省的铁轨线。第二年春上,我得到消息,老刘患了重病在医院接受化疗,秋天他就

离世了。四年前的春天,一个文友发了一篇文章,我在她的微信朋友圈点了一次赞,她回复:“谢谢!”谢谢,成了她与我告别的最后两个字,这两个字,多砸人心啊……

上周的一天,我回家陪父母吃了一顿饭。我看见母亲嘴里一直在蠕动着,是嘴里包着的食物没有嚼烂。父亲淡淡地说:“你妈嘴里已经没有几颗好牙了。”我望着母亲,突然发现,她真的老了。

一颗牙齿的脱落,枕边的一丝头发,都是在离别。时光浩海里的每一声滴答,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葬礼。有的离别,是为了重逢,有的离别,成了人世间的永别。这些年,我那凋敝的村庄,有我滚烫青春记忆荷尔蒙分泌旺盛的老县城,也在大地的版图里,和我告别了。每当我以返回者的姿态,妄想去与那昨日山河容颜再次相见温存一回时,我也只有靠岁月重返归来的风,把尘封在心里的一张老地图,哗啦啦再打开了一次。一切,都别来无恙?这当然是我的一厢情愿了。

离别,在时光滔滔的大江奔流中,它其实成为了生命中的琐事,甚至腾不起一朵浪花。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面对大地山河,面对熙攘人流,珍惜与善待这些成为了你生命中风景的万物人事。

神滩晚读

巧联句 出句

花眼醉人醉眼花

(邹宗德)

罩口进店进口罩 (市区 曾伟子)
探头把脉把头探 (市区 曾伟子)
采风描画描风采 (市区 曾沐阳)
画师导课导师画 (邵阳 罗乐洋)
乐心闻曲闻心乐 (邵阳 杨绍凤)
画眉美目美眉画 (邵阳 王春艳)
彩云追月追云彩 (邵阳 刘晓)
早春啼鸟啼春早 (隆回 欧阳日初)
暖风拂面拂风暖 (隆回 马余青)
晚春开镜开春晚 (隆回 颜 鸿)
舞姿迷我迷姿舞 (隆回 周述科)
爱心专意专心爱 (隆回 陈 艳)
早春开地开春早 (城步 肖宇亮)
晓风拂面拂风晓 (新邵 黄富强)
宅家修福修家宅 (衡阳 李百顺)
早春窥窗窥春早 (天津 傅绍智)
笑眉慈客慈眉笑 (深圳 廖如冰)
早春踏景踏春早 (海南 杨善深)
探头观客观头探 (江苏 陈 健)
蜜蜂采粉采蜂蜜 (湖北 黄子谦)

点评:“花眼醉人醉眼花”除了回文机关,还有更难的用字机关:第一个“花”字是名词“花朵”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动词“模糊迷乱”的意思。有的联友还分析出“花眼”和“醉眼”这个两“眼”机关。笔者觉得前面两个机关必须要破,后面这个倒不必考虑。关键是对句的语意要自然流畅,词类的活用要能够让读者会心一笑,不是牵强附会,生拉硬扯。

曾伟子先生的“罩口进店进口罩”虽然平仄不合,却很有意思,不仅紧扣今年春天的抗疫形势,而且“罩口”和“口罩”语意不同,情趣凸显。一个人罩着口到店里来干什么?是为了买口罩。用什么罩口?作者没有说,可能是口罩,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东西,经得起琢磨。他的另一个对句“探头把脉把头探”平仄没问题,机关也破了,可就是没有“口罩”句有味。机巧联往往为了注重机巧而选择放宽平仄。曾沐阳女士对句“采风描画描风采”中的“采风”和“风采”语意更是迥异,耐人寻味。罗乐洋先生的“画师导课导师画”也是一样,前一个“画”是名词,后一个“画”是动词,且“画师导课”和“导师画”都自然流畅,匠心独运,一看就知道是下了功夫的。李百顺先生的“宅家修福修家宅”和黄子谦先生的“蜜蜂采粉采蜂蜜”两个对句中的词类活用也十分精彩。不过,有部分对句中的词类活用含糊暧昧,韵味就要打些折扣了。

(邹宗德)

本期出句:春暖花开冬句(罗乐洋)

对句请在 china-liandu.com.cn 联都网《邵阳晚报》巧联句专栏跟帖 截稿日期2020年3月20日。



睡莲

杨民贵 摄

草房子纪事

梅 朵

吃饱了太阳,草簇的芒刺就软和起来了

黄到透明,草房子——南方的蒙古包就在田垄里竖起来了

它们白天是金黄的,像一只只巨大的橘子

黄昏一刹那才是安静燃烧的铁炉火苗也不高,温温吞吞的

这飘然而至的金候鸟,只在秋天出现

招麻雀,也招咯咯叫的母鸡

这天二丫光着屁股随着狗蛋他们兴奋地

又从河里回到坝上来来回来来回来

二丫上岸时,背篓,镰刀,好看的碎花裙都不见了

她急得直哭,狗蛋借给她小背心瞒着人,去了哪里?

当娘扯着嗓子喊疼黄昏的夕阳时二丫,狗蛋——

回屋恰饭哩——娘不打你哩——娘怕你洗澡在河里浸死哩——

喊第一遍,鸡鸭们带着一缕草星子

慌慌张张迈着碎步往回赶喊第二遍,

麻雀叼着谷粒缩回河边

小河着急了,憋红着脸小心嚷嚷:我没收留他们,没有,真的没有

喊第三遍时,娘已经带着哭腔了:松节火把举了又举

整个村庄的火星子落在银白的田野身上

小黄狗到处嗅到处嗅

最后从草垛里揪出他们沾满草屑的光身子

糠糠颤的模样让娘丢了火把腋下夹着他俩就走

草房子扭着头退到黑影里还给娘一句:我只是借给他们一件衣服

原来这两个讨打的小人儿睡眼朦胧

在啧啧香暖融融的蒙古包里忘了晚餐

忘了娘呢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287029106

清算公告

邵东代办处

▲邵东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不慎遗失公章一枚,公章号:4305219005754,特声明作废。

▲邵东县房地产交易管理所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51000112105,特声明作废。